



儿时过年

丁耀明

自最初的纯和真,但确实勾起了我对儿时切糖的美好记忆。

东风莹石矿职工因为矿山劳作,有劳保用品分发,工作衣就是其中一种。往往是大人省着穿,取衣服时可以报上孩子的尺寸,让他们享受一番。工作衣像牛仔衣,稍微薄些,不容易破,小孩穿着它哪里都可以玩,哪里都可以钻。过年前,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俩,翻过小山,到矿校董梓春老师家,他妻子做手工衣服很有名,生意那个了得,需要排队量衣裤尺寸,过几天按排队先后顺序取件,好在我平时在学校表现突出,深受董老师赞许,他会悄悄地帮忙,让我们早点拿到精致适身的衣裤,现在回忆起来真是谢意无限。要到义乌过年啰,坐矿上加班车到金华,火车站旁有若干家服装店,父母经常为我和弟弟购买喜欢的衣服,那时流行军绿色和藏青色,我直奔前者去,弟弟却挑选后者。到老家义乌过年、拜年,可以穿上新的衣裳,那时的我们是真的很激动!虽说现在长大了,但童年时的记忆,还是依稀停留在我的脑海里。

东风莹石矿有大型车队,利用这优质资源让广大干部职工享受是矿领导的初衷。每逢春节放假之前,杨家矿区都预先安排好接送车让大家回老家,虽然只有武义、永康、金华三个方向,却大大方便了出行。我对到老家过年特别感兴趣,往往是上车前一个晚上兴奋得睡不着,怎么办?不数数,而是按顺序默唱样板戏《智取威虎山》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,从第一场至最后一场的音乐、演唱、台词都了如指掌,娓娓道(唱)来,直到慢慢睡去为止。

第二天,我肯定提早起床,一家四口拎着年货,上车出发。接送车是在载货车挂车的栏杆上面,搭个遮阳(雨)棚,车上放有靠背的长条凳,因陋就简,方便可坐。虽是冬天,但同车的人裹着厚衣,互相聊着家长里短。大家在同一个杨

过年乐事

徐雅娟

记得有一次,外公正在碾压成型开切的紧要关头,三舅舅匆匆推门而入,一阵冷风掠过,本已结成块的米胖团,哗的散在了案板上,软塌塌,燥兮兮,根本无法补救。外公一个爆栗子敲在三舅舅头上,笑斥道:你这魔老太公!从此,三舅舅落下个魔老太公的绰号,每逢切糖时节就被家人笑谈。其实,细究起来是可以有合理解释的,切糖时需要相对恒定的温度湿度环境,一旦突然改变就会影响糖油的物理性能,导致不能黏合。而现在市场上一年四季都能摆开摊子随意切,有什么诀窍或猫腻就不得而知了。无论如何,这想切就切想吃就吃的糖,与小时候藏在坛瓶里偶尔解馋的宝贵的糖,滋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。

打年糕的乐趣却在于揉米团。手上抹点黄蜡油,我学着外公使劲揉啊揉啊,米粉热乎乎、Q弹Q弹的,揉着揉着就成了光滑细腻色泽黄润的米团子。馋虫爬上来了,随手揪下一团裹上新绞的红糖,捏成年糕糍,咬一口,啊!那香甜软糯该怎么形容呢?我在这边美

家矿区工作,平时都非常熟悉。车轮滚滚,接送车载着大家舒爽无比的心情一路往前奔驰。

过年放鞭炮,胆大的小孩喜欢放天地响,它首先在地上,嘭的一声响,再飞上天空像响雷一样,啪的一声炸开。其他孩子放成串的机关枪响的鞭炮,后来,也不知是谁想出的办法,大家纷纷把鞭炮一个个拆出来,插进墙缝,点上火让它爆炸发出声音。这样一串鞭炮可以放很久。小鞭炮放在口袋里,走到哪里,放到哪里,真是很嗨!当然家里面不能放,大人上班场地不能放,这是大家比较一致的不成文规定。

过年后,大人上班了,孩子还放假,除了玩其他活动外,放小鞭炮成了小伙伴的喜好,从山脚放到山中,从平地放到山顶,走遍了杨家生活区的各个角落。有些孩子甚至玩到周边的杨家、蒋马洞、麻车岗、董村、罗山村、内白、朱王等村庄放鞭炮。这样酣畅淋漓地放到寒假结束学校开学了才完结。那时候,孩子的玩具极少,更谈不上有游乐设施,往往是大家土法上马,想出一个点子是一个点子,适合我们孩子的其乐融融的游戏就行。

我们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,能够吃到平时吃不到的东西,穿上平时穿不起的新衣裳,乘上汽车,放着鞭炮。过年就像一个驿站,这个驿站里有满满的期待、满满的欢喜、满满的盛装。

现在国富民强,对于大部分人来说,除了春节黄金周之外,对过年已经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,过年过日一个样,已经成为大家共同的现实口头禅。慢慢地,我的年味散落在每一天里,不在我的渴望中了,我觉得过年也就这么回事,丰盛的饭菜平日里常吃,衣服想买就买,随着季节更换。过年,在我的心里不再凝聚成一件件新衣服,不再是声声的鞭炮响和繁琐的拜年礼仪,而是时兴的出行旅游和贺岁电影。

滋滋偷吃,外公的手下却魔术般变出了惟妙惟肖的猪头肥鹅,胖胖的脸蛋,高高的冠子,用红纸染了红,憨态可掬地坐在那儿,待干硬后就好客客气气摆上案桌谢年了。年糕模子上刻着精致的花纹,在搓成长条的米团子上一按,就印下了美丽的图案。按下时米团两端会突地被挤出两个半圆来,我总是忍不住摸着圆鼓鼓的它乐不可支咯咯傻笑,直到把正专心劳作的的外公外婆也逗笑。

小时候的,年是热气腾腾、喜气洋洋的,是与困苦对比的丰足,是艰辛生活中惬意的小憩。那满漾的菜油,喷香的糯米,甜蜜的红糖白糖,芝麻花生粉干,都是难得的奢侈品,只为年的欢乐蓄积着。事物是玄妙地平衡着的,因为匮乏所以更弥足珍贵,物质贫乏的缺憾,由翻倍的喜悦和满足弥补了。

人需要往前走,也需要偶尔停下来歇一歇,想一想。涌上心来的,不只是甜蜜的忧伤,一定也会有新的希冀和劲头。



把美好的时光
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
朗读频道

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

方岩山寄胡公

(外二首)

灯灯

晨钟暮鼓,清风带着石阶向上。
我有耳背,如今我不。
我有眼疾,现在我不。
我看油点草向秋天深处点灯,岩石把丹霞披在身上
远望,是山河袈裟
近看,是故人归来
我在晚樱树下,是溪水的旁听生
是蜜蜂的邻居
在天下粮仓,胡公你看
蚂蚁比我更懂得
知恩,知遇
它们听书,听教诲,它们借着古树把方岩运送到云朵之上
你在,和不在
都在这里:草木寂静,星光守着清凉之乡。

在永康

群山不孤。蚱蜢一跃
露出锦绣山河,这也是我们的山河
相对于
一只透顶单脉色虬,我还不曾
理解溪水
终日不倦、不悔
不理解柿子树红
就要红到天上
更不理解,进出岩石的人
取出岩石深处的火,是要在
天地之间
写下永康二字
所以我来,带着羞愧、恩泽之心而来
而清风远播
花香四溢:
白鹤立于田埂,群山分配辽远。
(注:透顶单脉色虬,昆虫的一种)

舟山岩宕

你失去的亲人,也是我
正在失去的
我在一首诗中写下采石场,写下月亮
写到月亮,是最明亮的石头
写到牛眼深情,而碑石寂静
你是懂了
蜻蜓立于峭壁上方
蜻蜓立于
峭壁,不动。立于秋风,立于我和你
所看见的今日
我是懂了,且珍惜:
所有的故乡,都是同一个
所有的亲人,也是同一个
所有的爱,如同信仰
是的,是这样:
它在路上,等待所有经过的人。